

研究兵學之方法與態度

Research Methods and Attitudes of Military Studies

朱家敏 (Jia Ming, Chu)

樹德科技大學兩岸和平研究中心研究員

提 要

國防大學重新出版之福煦所著《戰爭論》，內容提及「研究兵學之方法與態度」一文，軍旅生涯多時的困惑，竟因此而豁然開朗。原來「兵學理論」是可以教授的。如同法國陸軍大學所言：「面對教學困難在於，應教之科目為何？正確之理論（戰爭理論）難於決定嗎？或此等理論之教授，在方法上有其困難嗎？」

此種時時須以學生需求為中心的教學檢討，才是最佳的講授方法。因而將所讀心得摘整與眾人分享，不僅在提醒自己注意到良好的教學方法，方能開啓學生們的智慧，如同克勞塞維茨指出一切戰爭指導的答案：「就應向書本中尋找。」透過授課，讓兵學研究者領悟到兵學意涵精髓，開啓其視野胸襟，而戮力軍旅生涯發展；更渴盼國防大學能針對軍事經典著作，其內容涵蓋陸海空三軍之軍事名著，重新審試再版；更宜從教學上來探討，以開啓培養將校為先之旨意。福煦的至理名言：「理論之教育，在培養將校風範，俾奠基於明日成功之雄師」，實乃兵學教育之真諦。

關鍵詞：戰爭論、軍事理論、戰爭指導

Abstract

When I read the Ferdinand Foch's book *On War* published by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there is an paragraph named "Research Methods and Attitudes of Military Studies", the confused idea that puzzled me for my teaching career in my mind was instantly clearing up once I understood the meaning of the paragraph. I finally realized that Military studies can be taught as a subject. According to the French Army University, "the difficulty issue of teaching is what kind of subject should be taught. Is it hard to define a correct war theory? Or the method of teaching theory has its difficulty?"

I think the best way of teaching should always focus on learners. I summarized my thought after reading the paragraph, and shared with other people, which is not only to remind myself to find the better teaching method but also to increase the knowledge of my students. As Clausewitz pointed out, the answer of wars should be "Search inside the book and find the answer". Through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I hope my students can realize the essence of Military Studies. and expand thier vision and mind. as well as pay more effort on their military

career. I am also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that th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can republish Classic Military Books which include Army, Navy and Air Force. According to Foch's famous dictum, the purpose of educational theory is to cultivate the military officers for tomorrow's victory of wars. I believe that is the true significance of education.

Keywords: On War, Military theory, The guide of war

壹、前言

倏忽從事軍事教學，斷斷續續已進入30年有餘，從過去懵懂無知，但憑著滿腔熱忱在教學之餘，仍不忘期許自己勤加研讀，充實自我，方能有利教學，拓展莘莘學子之視野。

從工作崗位退休後，仍秉持著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精神，專研兵學之書。像讀杜黑《制空論》、克勞塞維茨《戰爭論》、薄富爾《戰略緒論》、李德哈特《戰略論》及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等軍事史籍，深領「兵學理論」之鑰。心中即想探討「研讀兵學」相關報導，俾能啟迪來者對軍事學之認知，而有利建軍備戰之工作。

只是想歸想，要納入實際寫作來宣導「兵學理論」之精義，有其難言之隱。畢竟未具有戰略學資，熟悉野戰戰略素養之資，而欲窺探其奧，實恐隔靴搔癢，抓不住核心價值，而誤學子之入門。非但未能領其「兵學理論」，明曉兵學思想實乃戰爭之認知作為，指導如何從事一場戰爭之整備與戰場上兵力之運用。如同克勞塞維茨之言：「理論最能解釋天才家何以為此？如何為此？」¹之

道理，曉諭戰爭捷徑；反因錯誤的詮釋，使其惶恐「兵學理論」內容之艱深，而不敢入門窺其堂奧。若此，在缺乏兵學的玩味、琢磨下，如何能培養出文武兼備的將校呢？

迄讀到福煦(Ferdinand Foch)所撰「研究兵學之方法與態度」²一文，深擄獲我心中長久以來在擔任戰史授課的感受：兵學是重要的，是可以闡授詮釋的。因而試著努力多方蒐尋資料，加以引申、詮釋，俾能與眾分享。尤其對有志於軍事學術專研者，能盡棉薄之力，提供其自修方向，而發揮軍事學的效益，造就成為名將。

貳、軍事概念與理論

一、概念的意涵

前三軍大學校長余伯泉將軍常引用英國著名外交家格雷子爵名言：「吾人探討任何重要問題，必須先澄清主要名詞之意義，否則，因為出發點之見解不同，則將所討論之內容，毫無結果。」³此即指出，在探討軍事理論之前，首重明確的定義，如此才能在意涵框架內做一延伸的論述，甚而能鞭辟入裡說明，才能發人深省，明曉軍事理論之旨意。為此，在探討兵學理論主題之前，宜針

1 Ferdinand Foch著，李陳同總策劃編印，《戰爭論》（桃園：國防大學戰爭學院，2008年12月），頁187

2 同註1，頁173-189。

3 汪國禎，《余伯泉將軍與其軍事思想》（臺北：中華戰略學會，2002年），頁362。

對相關軍事用語做一番說明。首先，我們宜探討「概念」的意涵。

什麼是概念(concept)?其意為何?概念是對一件事情，領悟到一個想法，即是在心中以文字將該想法明確的描述出來。在心中，它是表意、意念的(notional)思想；它以理論的形式存在，一個尚未經證明的想法。概念化(conceptualize)是創設出一個心理構念(mental construct)，腦中形成的一個圖像，最後以文字表述。它是純理論的、推測的，是試驗性的。⁴換句話說，每個人在臨事的磨合過程中，多多少少會因為外來事物的刺激，而產生新的感受與體悟，遂產生一種觀念的引發，告訴自己該如何做、做什麼、怎麼做才好的念頭。

就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例來說明概念的影響性，在大戰爆發初期，敵我雙方的飛行員起初大多忽視在空中遭遇的可能性。最後，他們的飛機上都配置了機槍，但是他們很快的發現，從一個飛行中的平臺上要擊中高速運動的目標非常困難。因此，飛行員中有幾位比較有創意的人在心中開始思索這個問題：如果我從機尾死角攻擊，敵機飛行員不太可能看到我接近他，因此，就不會有射擊方向的偏差。在我的視線上，目標也不會有相對運動，就比較容易以較少的子彈殲敵。飛行員心中思考的這個心理影像或概念是一個假說，是一個須經過錯誤嘗試來證明是否正確的「推測的構想」。⁵

然而，概念是從創造性的想像跳躍而出。領悟力高強的觀察者會從一個或多個所

觀察的事實中歸納出一個結論，亦即推論。早先質樸而單純的人類觀察到樹木枝桠彎曲後產生的彈力，於是推論這個彈力也許可以將拋射物彈射出；最後，這個初始構想，這個試驗性的想法，導致弓與箭的發明，在人類的武器史上邁進了一大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飛行員也是如此，他們想出了從敵機尾部死角攻擊敵機的創新觀念，這是一個「操作性假設」(working hypothesis)。即在每一個事例中，概念或假設都必須經過實際的驗證，以確定或推翻深刻思考的觀察家所做出的推論。⁶經過多方的查看、驗證，從敵機尾的掃射，竟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執行空軍戰術的準則，不這麼作還無法殲敵呢！

二、軍事概念重要性

(一)概念源起

根據上所述，並依據賀立(I. B. Holley)在《科技與軍事準則文集》書中指出，概念的源起的方式與所產生效益影響有如表1：

表1 概念源起

內 容	概 念
定 義	一個假定；一個創新的觀念；一個試驗性的概念化；一個可以辯論的提議。
來 源	個人觀察所得的推論或從期刊文章與參謀研究的發現；即觀察者對事、物說明或呈現（他或她）所領悟的道理。
追求之目的	提出一個創新意見，或修改現行的做法。
效 用 大 小	依激發思想的程度而定。

資料來源：I. B. Holley著，吳惠民譯，《科技與軍事準則文集》（臺北：國防部空軍司令部，2007年），頁27-28。

4 I. B. Holley著，吳惠民譯，《科技與軍事準則文集》（臺北：國防部空軍司令部，2007年），頁24。

5 同註4。

6 同註4，頁24-25。

譬如杜黑《制空論》的空權理論，歷經第一次世界大戰陸戰「索姆戰役」及「凡爾登之役」傷亡慘重，與後期空軍的發展，在空軍人員之指揮之下，空中作戰造成的人員損傷程度，低於以前的戰鬥模式。⁷不僅降低傷亡，更帶來決定性的勝利影響。其所產生對未來空權發展的方向預測與假設，可說影響深遠。他說：「預判未來戰爭型態沒有絕對的準確依據（沒有絕對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必須不斷修正構思以符合時勢。只是當我們針對未來戰爭型態提出看法時，必須是理智的（不是臆測、自以為是的）。」「僅止於分析、研判是無法達成建軍備戰目的，除非發揮我們的創意構思，方能開創新的戰爭型態引領風騷，這才是值得我們終其一生研究的領域。⁸」說出「未來戰爭型態」概念的推測，須不斷配合環境的變遷來調整、加以修改，否則故步自封，自以為是，將無法順勢產生新的戰爭型態，處處受制於人，將無法打勝仗。法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馬奇諾防線壕溝戰的挫敗，就是明證。

迄今「制空論」已衍生出邁向太空論的發展趨勢。中共受美軍影響，認為太空將會走上空權發展的路線，成為下一個「戰略制高點」，並決定海權、陸權與空權的掌握。太空權將和空權發展一樣，會由一種偵察資產，成為兼具偵察與軍事打擊雙重功能的力量。因此，中共正傾全力重視阻止美國

使用太空，更研發新的太空武器俾維持自己不受侷限的太空使用。⁹

上述「制空權」轉變成「制太空權」的詮釋，正指涉出「軍事概念」轉變的正當合理性，檢驗出「戰爭概念」的適確性，驗證歷史是不斷變化中的產物。

（二）軍事概念的影響

林德(Lind)在《機動作戰手冊》(Maneuver Warfare Handbook)書中指出，在衝突的敵我雙方，每一方面都先展開觀察，先行了解本身、周遭環境及敵人。然後再根據觀察所得，確定方針。亦即先有了概念，再下達決心，展開作為。¹⁰

換言之，完整而周延的概念，不僅決定行動的方針，更影響後續發展效果。約米尼在其所著《戰爭的藝術》中說到，若沒有統一的定義且易被大家了解的軍事概念（軍事理論），那麼要尋找好的軍事常規作法，一定會有重大的缺失。¹¹質言之，他認為軍事概念對一位軍人而言，不僅是軍事的啟蒙，更可做為作戰準則行事的依據。我們絕不可輕忽所想事物的概念，從構想到成軍部署而產生戰爭型態改變，主宰戰場，影響軍事行動非常深遠。如表2。

就美國發展航母而言，相對日本著重艦砲主義，發展大和、武藏號戰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過程中並未發揮所預期的效力。在中途島戰敗後，日軍由攻勢轉為守勢，種

7 Clyton. K. S. Chun著，郎永才譯，《21世紀的航太武力》（臺北：國防部空軍總司令部，2004年9月），頁32。

8 Giulio Douhet, The Command of the Air (Washington, D. C.: Air Force History and Museums Program, 1998), p.146.

9 Elinor Sloan著，黃文啟譯，《軍事轉型與當代戰爭》（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10年6月），頁172。

10 方克著，張台航譯，〈作戰空間：戰場指揮官致勝的要件〉，《軍事發展的新思潮》（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7年5月），頁105。

11 同註4，頁23。

表2 軍事科技發展概念影響戰爭結局

項次	軍事科技	戰 爭 結 果
1	航空母艦 戰艦 大和、武藏	美軍於1910年實驗發展航空母艦；1942年中途島戰爭，日本戰敗，開啓航母取代艦砲的戰爭型態來臨。日本從此改爲守勢戰略，而走向窮途末路途徑。
2	閃擊攻勢 要防禦 塞戰	德軍於1917年康普雷（坎普雷）坦克戰爭失敗，而發展坦克作戰。吸取富勒將軍對坦克作戰觀點，創造出1940色當突穿戰法。法國不到1個月亡國，「閃戰」之名，不脛而走。
3	空地一體 持消耗 滯戰	1971年評估美、蘇態勢，而提出明日之新「電腦—資訊」戰爭。歷經1973年以阿第4次戰爭、1982以敘第5次戰爭，而提出「空地一體」作戰概念。遂能於1991年波灣戰爭，海珊不堪一擊，而獲得輝煌戰果。

資料來源：

1. Richard O. Hundley著，吳福生、余中勇譯，《軍事事務革命與美軍轉型》（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1年），頁40-42。
2. 艾文·托佛勒著，傅凌譯，《新戰爭論》(War and Anti-War)（臺北：時報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1月），頁63-71。
3. 布魯斯·薄科維茲(Bruce Berkowitz)，李育慈譯，《戰爭新風貌—21世紀作戰方式》（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3年），頁46-51。

下敗亡下場。另就德國發展閃擊作戰而言，相對法國著重要塞堡壘防禦作戰，第二次大戰初起，卻是兵敗如山倒。美國發展攻勢「空地一體」作戰而言，海珊仍停滯在越戰的消耗防禦作戰思想，遂處於挨打地位，抬不起頭來。戰後一位被俘伊拉克軍官就說：「他在卡吉夫的裝甲旅部隊，經過聯軍30分鐘連續攻擊所受的破壞，遠比兩伊8年戰爭期間，所遭受損失還要大。此說明儘管擁有優勢的地面部隊兵力，在精準武器的轟炸攻擊下，地面部隊無法發揮戰力而達到戰術目標。¹²」此種勝負對比顯示，戰前軍事概念的形成，影響後續作戰深遠。

(三)軍事概念化為建軍備戰具體行動

從概念構想迄研發的落實革新，往往需要經過時間的考驗與模擬驗證，方能化概念想法轉成為實體，運用在國防軍備上。其過程如圖所示，快則2-3年，慢則20-30年，甚還胎死腹中，無法落實在建軍備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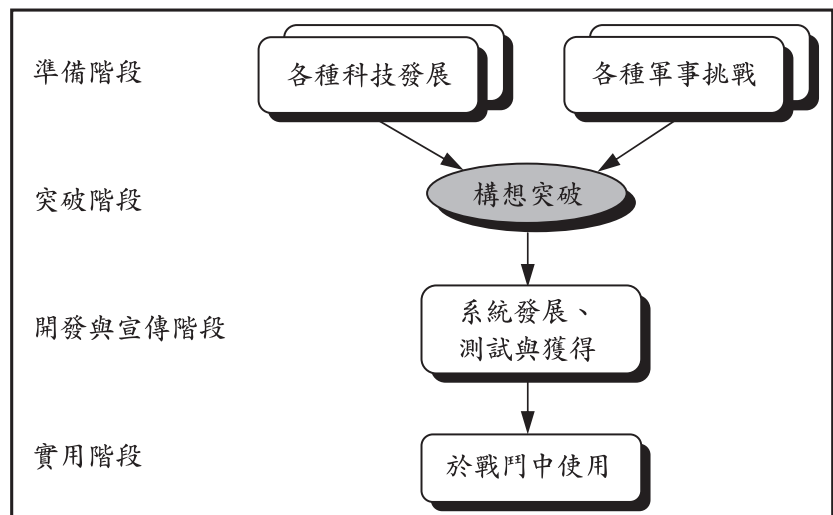


圖 軍事事務革命構想突破的過程

資料來源：Richard O. Hundley著，吳福生、余忠勇譯，《軍事事務革命與美軍轉型》（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1年），頁56。

12 Craing D. Wills, *Airpower, Afghanistan, and the Future of Warfare An Alternative View* (U. S.: Alabama Air university, 2006), p.19.

上述鋪陳指出軍事概念的產生多半源自於工作崗位的創意思考，或從閱讀中產生新的想法，及戰史經驗教訓中的省思，而衍生成下一場戰爭指導。因此，「對未來想要打一場什麼樣的戰爭構思，決定了武器裝備的研發。¹³」透過一連串的測試、模擬、驗證後，便成為國家建軍備戰的工具。杜黑就說：「準備下一場戰爭，需要面對不可知的未來，需要透過心智來想像（構思）、預判來琢磨、練習」，¹⁴缺乏遠慮的構思，從長計議國家建軍備戰的教育訓練工作，臨陣磨槍，不挨子彈才怪。

三、軍事理論之重要性

(一)理論意涵

1.法國亞洪(Raymond Aron)觀點

理論是一種治學工具，幫助我們組織知識，決定其導向；同時，提出有意義的問題，並決定研究的優先順序。它使我們能夠照一種秩序的方式，以應用科學研究方法，並增強了解和解釋現實的能力。簡言之，理論是一種精煉的思想，也是一種使用科學方法的思考。¹⁵

換言之，理論在幫助我們了解事物的道理。譬如閱讀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能讓我們領悟到影響戰爭層面的相關因素，了解到戰爭只是政策不得已的工具。所以他認為戰爭受環境因素—政治情況影響

深遠，因此，戰前宜慎重考慮政治情境的反應。他指出，「同一政治目的可以對不同的人引起不同的反應，甚至於在不同的時候對於同一人而言，也是如此」。¹⁶

這是他與眾人只重視量化的因素是有差別的。遂對戰爭的性質產生一種認知：「戰爭不過是政策（治）用其他手段的延續」。即戰爭永無自主地位，經常為政策的工具（手段），用以達到政治目的。又「政治目的並非暴君，必須使其本身能適應其所選擇的工具，而這可能使其本身發生徹底改變，但政治目的仍為第一考慮」。¹⁷此種政治主張，正是臺海兩岸敵大我小的現況寫照，值得我們去深思。

2.《軍事大辭海》

理：道理，事物的規律。如理論、說理、事理。¹⁸而理論：亦稱「原理」。概念和原理的體系。是已形成為體系的理性認知。如軍事理論、系統理論等。¹⁹學說的意思是指，學術上有系統的理論。²⁰簡言之，理論（概念或學說）可說是一有系統的專業領域學術研究呈現，我們亦可以稱為軍事學說。換言之，我們可以透過閱讀軍事學說來形塑自我發展的方向。

史提夫·費雪(Steven Roger Fischer)在《閱讀的歷史》書中言：「閱讀能力會累進且是以指數方式進展。各階段都以前階段

13 同註8，頁145。

14 同註8。

15 蔣緯國，《現代軍事思潮》（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90年3月），頁23。

16 鈕先鍾，《西方戰略思想史》（臺北：麥田出版社，1995年），頁263。

17 同註16。

18 熊武一等編著，《軍事大辭海》（北京：長城出版社，2005年5月），頁2613。

19 同註18。

20 中文大辭典編纂委員會，《中文大辭典(三)》（臺北：中華文化大學，1985年5月），頁354。

為基礎，並不斷鋪設、擴張經驗的道路。凡是讀得廣泛又明智的人，亦即熟悉書面語言及其語言文化的人，在社會上通常享有極大的聲望。這一點是不會改變的。因為實在來說，閱讀只有一個『結局』——那就是知識。²¹」簡單的說，他鼓勵透過閱讀，不僅能培養專業知識能力，更影響到我們日後的發展。當記住洛克(John Locke)所言：「能夠與世界抗衡的一只圍牆就是其完整的知識」。²²不去充實自我，而欲有所為，實乃天方夜譚。

這指出我們當熟讀古往今來相關「軍事學說」（理論或概念）書籍來教育、成就自己。拿破崙能成其大，乃是在公務之餘，努力充實自我，尤其飽讀有關軍事和政治書籍，每天幾乎工作15-16小時。他說：「一讀再讀，像亞歷山大、漢尼拔、凱撒、尤金親王和斐特烈等名將他們83次戰役的歷史，以他們為模範，此乃成為名將和學會作戰藝術秘訣的不二法門」。²³

3. 《大辭典》

(1)說理立論；(2)與實際相對。付諸行動所根據的想法，或離開實際行動的純粹言論；(3)用以說明經驗現象的概括定律或定律系統；也可說是一個想法、信念或假設。尤指有根據但卻非完全不可否證的學說；

(4)對於一組概念有系統和有組織的推展安排。²⁴

此表明理論是達成工作上的條件，就如杜黑(Giulio Douhet)《制空論》書中的觀感，他認為「唯有贏得制空權，才能確保國家的安全，否則一切皆將敗北」。²⁵缺乏空權的屏障，難以保障國家安全，其《制空論》學說，可說是國防建軍的參考依據，是達成建軍備戰的必要條件。

綜括上述，我們可以說軍事理論（概念）乃是有關戰爭，尤其是關於戰爭的組織、訓練與作戰的理念主體。凡是能夠深入思考戰爭問題，或其有關戰爭的思想曾經影響眾多的軍人者，即被稱之為軍事理論家。理論在經由極富經驗的專業人士檢驗與認可後，就成為準則。戰場上的指揮官運用此種經認可的理論或準則，當可獲致合理的正面效果。²⁶

就以第二次大戰德法之戰前夕，法國以陸軍為主角，輕忽空軍建軍理論戰術運用，認為步兵仍然支配戰場。²⁷德國是以空陸聯合作戰為主體，如同法國空軍阿蒙高德(Paul Armengaud)將軍，目睹波蘭崩潰原因說：「德國人空軍戰術和前進中的裝甲部隊相結合，導致波蘭軍隊的瓦解。如此協調作戰將粉碎任何輕微設防的陣地、切斷通信

21 Steven Roger Fischer著，李中文譯，《閱讀的歷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7月），頁343。

22 羅奈爾德·凱斯著，林彩薇譯，《教育及訓練》（臺北：國防部空軍總司令部，2003年10月），頁15。

23 James Marshall-Cornwall著，鈕先鍾譯，《指揮官拿破崙》（臺北：麥田出版，2000年），頁18、25。

24 大辭典編纂委員會，《大辭典（中）》（臺北：三民書局，1985年8月），頁3054。

25 同註8，頁23。

26 John I. Alger, Thomas E. Griess著，張德行譯，《軍事藝術的定義與教則》（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5年8月），頁15。

27 J. E. Kaufmann, H. W. Kaufmann著，滕昕雲譯，《希特勒的閃擊戰》（臺北：麥田出版，1996年），頁121。

指揮體系，並且將擊破任何預備隊的運動。除非能夠消除德國人對天空的控制，否則法軍採取何種戰略可能都歸枉然」。²⁸法、德兩國戰前不同的理論（軍事概念）建軍備戰依據，影響到戰略的規劃、戰術的執行，決定了戰場勝負。

（二）理論的效益

1. 理論可給予說明，而使讀者了解事件或可能狀況的發生。

2. 理論可以提供處理問題的框架，並且有助於在制定戰區戰略(theater strategy)或作戰計畫(campaign plan)之前，通盤考量所有議題或問題，以尋求適切的解決方案。

3. 如果一個理論是健全的，便可藉由可能後果的預測及潛在問題的發掘，讓對手採取行動或修正既有方法的獲取等來解決問題。

4. 理論亦可做為軍事戰略家考量或評估可能行動方針(courses of actions)的基礎。²⁹

簡單說，理論為研究戰爭領域提供一個基礎。理論可以幫助我們解釋事物的本質(state of nature)，為一個主題界定或建立一套信念，為一個主題的原則提供知識及預測未來的情況。我們可以利用理論說明某個特別的功能如何產生運用。這樣的說明可以提供基本事實或提供一個模型，以解釋整個過程中所發生的事件與行為。理論引導一個主題建立起共同的了解，因為理論為一個主題

界定，並傳達一套人們可以同意、可以討論且可以辯論的理念。一個理論可以詳述人們對於一個主題本質所得到的觀察。如戰爭原則，戰爭原則不是已獲得證明的「事實」或定理：這些原則只是個人基於從戰鬥經驗與信念所獲取的教訓而提出一系列的看法。³⁰

如同拿破崙所言：「所謂戰爭原則，乃是歷代名將，曾用以贏得戰爭勝利的原則，並由歷史以傳留於吾人者」。³¹意指戰爭原則乃是前人將贏得戰爭勝利因素，透過反思、歸納與演繹而成一普遍原則。是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洗禮，第二次世界大戰驗證之後，方受英、美等國家重視，而傳留迄今，作為評估戰爭整備與勝負的標準。³²

換句話說，一個理論可以依據其實際之應用，預測或解釋未來的情況、情勢或結果可能有什麼變化。這項理論的特性使我們可以這麼說：「如果我們採用這個觀點，那麼就會這樣」。³³正是建軍備戰用兵觀點的理論架構，決定備戰方向與戰爭潛力，不可不加以深思。

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書中說到：「戰爭的活動不單以物質為對象，而同時也以運用物質的精神力為對象，而欲使兩者分離，乃是絕不可能的事。」又「在戰爭中一味追求一定數量，僅以物質數量為考量因素，是不足取的。因為，在戰爭中一切都是不確定的，一切計算則須以許多可變的數

28 同註27，頁120。

29 J. Boone Bartholomees, Jr.著，蔡秉松譯，《國家安全議題指導(一)—戰爭及戰略理論》（臺北：國防大學譯印，2000年12月），頁515。

30 同註7，頁27-28。

31 馮倫意編撰，《戰爭原則釋義》（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886年11月），頁2。

32 同註26，頁19。

33 同註7，頁28。

量為根據；一切戰爭行為充滿了精神和精神效用，是對立雙方不斷的互動作用所致」。³⁴另也指出，影響戰爭勝負的物質力與精神效用兩種因素皆不可偏頗，但影響深遠的乃在於精神戰力。證諸美軍越戰與波灣戰爭勝負比照，已然道出「精神力」理論（概念）的因果關係。

（三）理論是變化不定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說理論可以做為我們擬定戰爭整備的依據。只是我們必須要從歷史的變化來提醒自己，理論是會失焦的，一個不合時宜的理論，會被淘汰出局。

「軍事理論家常遭致批評，並非沒有理由，因為不切實際或不會變通，甚缺乏細節或沒有充分反映情況，結果理論似乎並不適切。此外，一個理論家可能已經創建一個適合其時代或歷史背景下的理論，卻似乎不適合當今的環境。社會、軍隊、武器和政治局勢可能演變為不適切的理論。一個理論家身處於發生戰事的某些國際形勢或科技下的特定時間背景，隨著時間的推移，政治關係的轉變，戰爭性質也跟著演變。³⁵」

此顯示出戰爭理論之特質是變化無窮盡。克勞塞維茨說：「戰爭無一個方式，亦無一個限定之學說。一切方式與學說，皆帶有限定的性質，故學說與戰爭之間，必有矛盾存在，無論如何，戰爭之實施必向一切方向無限制擴大」。³⁶福煦亦言，「戰爭並不

復限於預定之方式，及固定之方式。戰爭亦如人類其他活動一般，時時變化，不能免於進化之法則者」。³⁷若未能認清此一撲朔迷離的變化狀況，任誰皆無法主控戰局，而穩操勝算。所以「理論都是隨著事件的改變逐漸演進，研究理論可以幫助讀者了解到如何運用、發展國防軍備能力」。³⁸

就以中共從波灣戰後，一改過去防禦態勢，積極朝向攻勢建軍來發展的軍事理論來看，中共不願走向小米加步槍的時代，而認清歷史的教訓事實。那就是中國歷經1894-95年中日甲午戰敗，1900年8月八國聯軍入侵的敗戰恥辱，在帝國主義與霸權荼毒下，所造成「百年國恥」，更加深中共強化國力的企圖。如同共軍李際均退役中將於1997年在美國陸軍戰院演說時表示：「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西方列強以1,000種以上的條約與協定強諸中國，而且其中大部分內容是不平等的；另多達18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也遭瓜分。這是一個中國人永難忘懷的屈辱時期，這是中國人民會對與國家獨立、統一及領土和主權完整有關事項，表現出如此強烈情感的原因，更是中國人不論在任何情況，都會不惜一切代價，堅定維護它們的原因」。³⁹為此，中共極為重視國防軍備的發展，咸認「軍力能解決一切衝突」。⁴⁰中共此種脫胎換骨的轉變，正驗證了理論的變化極致。

34 Carl von Clausewitz著，王洽南譯，《戰爭論》（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1年3月），頁80-81。

35 同註29。

36 同註1，頁184。

37 同註1，頁14。

38 同註7，頁27。

39 Kenneth D. Johnson著，劉慶順譯，〈中共戰略文化〉，《國防譯粹》，第37卷第5期，2010年5月，頁51-52。

40 David Shambaugh, *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U. S.: California Press, 2004), p.58.

(四)軍事理論重要性

約翰·亞傑(John I. Alger)、湯瑪斯·葛雷士(Thomas E. Griess)在《軍事藝術的定義與教則》書中指出，身為一位軍人應研習戰史的變化，不僅在於能對過去所發生的變化有更清楚的認識，並了解所發生的意涵，更可以此當作一種透視，來檢視每個事件的定位。⁴¹換言之，這些變化因素就是影響過去戰爭勝負的原因。影響戰爭變化的因素有那些呢？他認為可分為

1. 外部因素

政治、社會、經濟與科技等因素，會對戰爭的準備與遂行造成重大的影響。

2. 內部因素

此均為軍人專業素養的形成因素，包括軍人專業知識、戰略、戰術、後勤與管理、軍事理論與準則，以及領導統御等因素。⁴²

事實上，外部因素固然屬於國家政策，但其變化無不影響到軍事體制的建軍備戰，間接影響到其所言內部的戰略戰術因素，是互為一體而不易區分的，尤其是軍事理論更是影響甚劇。

克萊頓·秦(Clayton K. S. Chun)在「約翰·沃登的五環模型與戰爭的間接戰略」文章中說到，軍事戰略家和執行者依據各項因素來制定和執行戰爭計畫。經驗、智慧、兵力結構、技術、法規、威脅和環境因素等

都只是影響相關決策的少數因素。另一個關鍵因素是理論。⁴³由此可見「理論」支配著戰爭進行。

羅伯特·李歐納德(Robert R. Leonard)在《機動作戰的藝術》書中提到，理論超越了觀察，進入了分析領域。至少包含3個條件：一種是簡潔的描述，一條可解釋的線索及一件做好工作的工具。⁴⁴尤其是後者「做好工作的工具」，揭櫫觀念影響觀察現象與實際執行的落差，演變成指導戰爭的正確與否的依據。

拿破崙曾說：「大會戰能決定一個國家的歷史，決定一國的王位，故充分考慮大會戰結果時，就必要之精神力而言，須有明確的觀念。然而有此明確觀念者，百不一見，故自求會戰之將軍，為數不多。」⁴⁵如此可窺出「觀念」影響決心的行為，間接關係到戰爭指導良窳—追求會戰以爭取勝利的果實，敢下定決心，以追求會戰將領，實難多見。皆因構想不夠明確、清晰、符合現況者，要不裹足不前，不然即以敗戰為下場。

見諸第二次大戰法國慘敗原因，儘管法國擁有優勢裝甲兵力，但是法國人不曾將戰車集中在法比邊界上，他們把戰車當作支援步兵單位來分散使用所致。⁴⁶克勞塞維茨說：「由高級的軍事技術之普遍研究中得到的根本觀念與明確識見，以教育讀者，此即為理論。⁴⁷」經由「理論」之教育，方能

41 同註26，頁8。

42 同註26，頁8-14。

43 同註29。

44 Robert R. Leonard著，馬振宇譯，《機動作戰的藝術》（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4年11月），頁77。

45 同註1，頁35。

46 J. F. C. Fuller著，鈕先鍾譯，《戰爭指導》（臺北：麥田出版，2007年12月），頁292。

47 同註1，頁137。

培育出優質將校。其師沙恩霍斯特(Gerhard Johann David Scharnhorst)更言：「軍事知識和理論都有其需要價值。理論是以規律和原則為基礎，並對於古今名將的成功提供解釋。假使僅憑經驗即能提供足夠的訓練，則老士官也都可以做將軍。⁴⁸」點出「理論」影響致巨。

又軍事理論提供「正確觀念」，而此種觀念是以「事物的性質或經驗」為基礎。理論與現實之間存在著一種固有的互賴關係。⁴⁹換言之，要了解戰爭首先需要明確的「觀念」和「原則」，這樣始能澄清戰爭中部分與全體之間連繫。這些「觀念」須以「事物的性質為基礎」，若無這些觀念和原則，則無知識可言。其次，必須了解這些「觀念」和「原則」在行動中的實際運作，因為僅憑理性不足以發展現實。「觀念」和「原則」對現實的運用需要判斷，而又只有經驗和常常練習始能磨練判斷力，其主要工具即為「歷史研究」。沙恩霍斯特堅持教育年輕軍官最適當的方法為，首先向他們提供「正確理論」，然後再鼓勵獨立思考並澄清其觀念。這就能對經驗的分析，創造一種健全的基礎。⁵⁰此醍醐灌頂之述，道盡軍事理論之旨意。為今教學之計，怎可不重視「軍事理論」之闡釋。

參、研究兵學方法與態度

一、教育影響到我們的決策

美國戰略學者拉塞爾·偉格利(Russell Weigley)教授說：「我們今天所確信和所從事的事情至少暨受相對久遠的過去形成的思想習慣的支配，也受我們昨天所確信和所從事的那些事情支配。相對久遠的過去往往更易於束縛我們的思想和行動，因為與新近的過去相比，我們對相對久遠的過去了解較差（不夠），或者至少回憶起來不那麼清晰，然而它在我們思想上已經刻下了較深的習慣溝紋」。⁵¹指出，我們現今決策的依據，莫不受過去教育環境的影響認知所致。

教育的目標是在培養軍事領導技巧，俾能培養幹部具有成熟的判斷能力。⁵²此種能力的養成，必須靠的就是不斷的教育再教育，因為：「人類內心若未預先貯存觀念與想法，要有任何心理活動是不可能的；大多數的情況下，這些觀念都不是與生俱來，而是後天習得的，由此構成一個人的知識」。⁵³「唯有不斷地練習，將例行性訓練內化，才能獲致明快、精確與可靠的領導技巧」。⁵⁴正如赫士利(T. H. Huxley)所言，所有教育結果最大的價值是賦予你處事的能力。⁵⁵教育的目的，即在教我們培養能力，善盡應盡之

48 同註16，頁240。

49 同註16。

50 同註16。

51 朱梅生主編，《軍事思想概論》（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7年5月），頁5。

52 Gregory C. Kennedy, Keith Neilson著，高一中、郭家琪譯，《軍事教育的回顧與展望》（臺北：國防部長辦公室，2007年），頁55。

53 同註52，頁49。

54 同註52，頁54。

55 同註22，頁5。

責。為此，身為軍人的我們，當重視戰爭（軍事）理論之教育，俾能培養國軍官兵作戰指揮之藝術才是。

（一）講授戰爭面臨困境

所謂戰爭者，以驅使暴力為能事；而所謂研究者，以冷靜、秩序、思索、推理及判斷力為尚。然則戰爭可藉研究而準備嗎？一言以蔽之，戰爭可否教授？此即問題所在。

若戰爭可以教授，則須考慮下述因素：

1. 戰爭教育之對象為何，範圍如何？

2. 身臨戰場，而不能實際活動，絕無何等價值。然則如何方能養成實際之活動者？聽一回之講，讀一卷之書，了解理會後，即可以解決戰爭之任何困難，且在任何環境之中，皆能抱必勝之信念？

3. 諸君之能力有多方面，應著重何等方面，加以訓練，使之發展，方可成為有活動力之人物？諸君對此，又應取何等之態度？⁵⁶

即言之，從事教學之先，應先考慮施教的對象。不同的階層（基礎、進修、深造教育）其歷史背景因素為何？是否喜歡抑或是排斥軍事歷史？對戰爭的過程與影響了解多少？自己期盼引導的方向教育目標為何？透過自問自答，找出適合的教學資料講授，方能帶領學生進入戰史的學術殿堂，窺其精妙之髓，汲取經驗教訓，以為明日之師。只是從個人教學經驗的過程中，發現喜歡閱讀「軍事歷史者」少之又少。若此，怎

可奢盼他們對軍事事務有一明確概念？實在是現今軍事教育最大隱憂在於學員生並不熱愛軍事歷史學科。

（二）研究戰爭可為實戰之準備

何以要講授戰史？事實上，「戰爭為布滿熱情的悲劇，既研究此悲劇者，應審察此劇中各場面演員之活動。如欲達到此目的，須把握歷史所提供之事實。此外，凡戰爭所引起之各種型態，皆當加以理解。理解之道，即歷史之事實，須隨時把握與捕捉，細密考究，如細菌學之研究。」簡言之，研究戰爭應以歷史為基礎，普克爾將軍言：「軍隊若缺乏戰爭之經驗，則以戰史為教育之基礎，更屬必要。戰史雖不能代替實際之經驗，然足為實戰之準備。在平時研究戰史，乃學習戰爭與決定兵學原則之真正手段」。⁵⁷

這告訴我們，在軍旅生涯的發展過程中，可從學習戰史的歷程領悟敵我雙方在戰場的指揮作戰的觀念與行動。

就以古德林裝甲軍閃擊攻擊色當為例，儘管遭遇來自駐馬菲高地法軍的阻撓。但戰前德國攻擊部隊在空軍所提供偵測照片，臚列出法軍防線地圖與每個碉堡詳細的位置，特別在德國西部萊茵河地區摩澤爾進行砲火下的戰術模擬攻擊訓練。古德林裝甲軍在4天之內（5月10-13日）發起攻擊，並配合空軍俯衝轟炸機攻勢，即衝撞出色當一個防禦缺口。14日晨，德軍雖遭遇法軍零星反撲，在古德林冒險西進擴張戰果下，法國守軍潰敗逃竄。⁵⁸

56 同註1，頁177。

57 同註1，頁177。

58 Len Deighton著，莊勝雄譯，《第三帝國閃擊戰：從希特勒的崛起到敦克爾克的陷落》（臺北：星光，1996年），頁320-338。

德軍的勝利，乃經過逼真的實戰訓練，讓官兵習慣砲火下衝鋒陷陣而不畏危險，前仆後繼的誓死達成任務。反觀，法軍派遣後備師軍隊駐守當地，戰力薄弱而不堪一擊，當德軍前緣部隊攻擊馬菲高地附近，花了20年構築馬奇諾防線，竟發現未完成的防禦工事，顯見法國國防的建設是漫不經心。⁵⁹所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德軍在久經訓練耳濡目染之下，默化而生的破竹能力，贏得閃電之名。

(三)軍事教育形式—闡釋戰爭理論

福煦面對軍事教育的革新著手之道，提出現代軍人所疏忽的環節，軍事教育該從何處展開呢？他自忖著說：「若依歷史之研究，所當發展教育形式應如何？軍事教育當重視戰爭理論講授。因為，理論是可以傳授的。透過研習，將使能力（對付戰爭能力）漸趨擴展，而戰爭之學說，亦因此可進展至高級階段，如國家戰爭指導之考量。⁶⁰」

換句話說，他認為軍事理論施教的要領，是要由淺而深，從戰術、戰略到國家戰略，讓每個教官的講解內容都能銜接學官職務的發展。若此，方能開展學習意願而達到教學目標，培養優質將校。正如巴頓將軍所言：「領導，就是要打勝仗」。⁶¹

讓我們記取布洛迪(Bernard Brodie)之言：「我們唯一能擁有關於人們進行戰爭，以及在此種壓力下的作為之具體資料，就是憑藉過去經驗。不過我們仍應經常隨著後續

狀況進行調整。⁶²」這指出從歷史的教育中，可洞見未來的發展，只是隨著外在環境的改變，我們應不斷調整趨勢的變化發展，以符合實際狀況所需，方不致於落入第二次大戰波蘭騎兵防禦德軍坦克的笑柄。

就以美陸軍參謀長弗諾將軍所言，美軍自越戰後，花費近20年的時間，陸軍痛下工夫培育各階層領導人，使彼等嫻熟於兵種的專業：為自己與手下的士兵負責，並專注於保國衛民的工作。開始重視學校教育（含進修、深造），甚至延伸部隊作戰職務，延伸模仿馬歇爾將軍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所開辦領導課程。因為美軍發現，將官們和準備要晉升校官的尉官們一樣，都需要學習為將之道的藝術。此一領導培育計畫的成效，在美軍於「沙漠風暴」行動中遂行100個小時閃電作戰摧毀伊拉克陸軍的過程顯露無疑，而獲得輝煌勝果。就是說，讓美國陸軍從越戰的灰燼中重新站起來的關鍵因素，乃在汲取越戰歷史失敗教訓，開啟培育美軍新一代領導者一軍官與士官的教育制度使然。⁶³因而準備好下一場戰爭，而贏取了波灣戰爭的勝利。

(四)戰爭理論之要

戰爭理論何以如此重要？讓福煦元帥格外費神來撰文，以留給後世作為取樣之典範呢？在閱讀的過程中，我摘整下述3點說明：

1. 閱讀理論奠定成功之途

59 同註58，頁330。

60 同註1，頁177。

61 M.Blumenso著，黃文範譯，《巴頓將軍新傳》（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8年7月），頁285。

62 Colin S. Gray著，章昌文譯，《作戰論談：戰爭、和平與戰略的四十則箴言》（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10年12月），頁229。

63 Edgar F. Puryer, JR.著，陳勁甫譯，《為將之道》（臺北：麥田出版，2002年），頁404。

福煦元帥說：「兵學之理論，不以養成拿破崙式之人物為己任。此理論所供給者，不過關於軍隊與地形之特質等認識而已。易言之，此理論之使命，不過介紹戰爭領域中既有典型作品，使有軍事天才之士，易於成功而已。」「僅如戰爭之一端，而以為即可窺其全貌，此絕非理論所容許者」。⁶⁴

「理論是人已完成傑出之作品，使軍人作為研究之模範。若一普通之戰役，則不足以言理論之提示。且模範之提示，又非使軍人盲目模仿，而欲貫入軍人之精神，使軍人自動有所領悟。」又說：「理論之往往失其方向者，以理論家往往無實戰經驗之故」。⁶⁵

福煦說出戰爭理論之價值，在於後人接受教育之後，融入成一體之能，更趨易於成為出色名將之典範。所以在每一個軍事教育的銜接過程中，宜設計、安排不同的「戰爭理論」課程，俾能開啟學員生之心智，拓展其戰爭領域專業素養。

2. 理論應以軍事史為依據

若照上述理論之價值來看，我們不得不思考「理論」的精義為何？約米尼言：「以事實為根據之良好理論，若合於歷史之教訓，實可稱為指揮官無上之指針。此等理論，即令不能養成偉人，至少亦可養成居第二流而無愧之優秀指揮官」。⁶⁶

譬如西方兵聖克勞塞維茨所著《戰爭論》，在研究1566年至1815年間所發生的

130多個戰例，並參證其親身戰爭經驗所得結晶。⁶⁷其所揭示戰爭本質、戰爭理論、戰爭手段等戰爭觀念與主張影響後世深遠。

此說出以歷史經驗為基之理論能啟迪來者思考所面臨戰爭的多變性。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書中曾說：「每一時代都有其獨特的戰爭方式，獨具的限制因素和獨有的偏見。因此，每一時代都保有其獨特的戰爭理論，這些理論也曾經歷磨煉而成哲理。每一時代所生的事故，必須先考慮其特性，再加以判斷，人們不僅要明瞭每一時代的大勢，也要研究每一細節，始能了解並評估這一時代將帥們用兵的評價。但這種出自各國國情和其軍事條件的戰爭指導，仍有較一般性或者完全屬於一般性原則的存在，應為理論研究所重視」。⁶⁸就指出在其研究歷史中發現一個戰爭變化多端的現象，不同的時代，有不同時代的作戰方式。

換言之，每一個時代都應有其不同的戰爭理論。⁶⁹要想了解時代戰爭特性，即宜從時代的理論中來研究，即可窺其奧妙。

3. 理論曉諭為何與如何做

克勞塞維茨曾說：「天才所為者，為我人宜遵守之教訓。而理論則最能解釋天才家何以為此？如何為此？」⁷⁰告訴我們理論是戰爭的入門捷徑，指出如何獲勝的關鍵因素。普拿爾將軍更言：「學問以其成果可以裨益多數之人，對於凡庸之人，除能使

64 同註1，頁178。

65 同註1，頁178。

66 同註1，頁179。

67 王普豐，〈歷史、現在、未來〉，《軍事理論與國防建設》（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7年），頁76。

68 同註34，頁680。

69 同註16，頁259。

70 同註1。

其易於了解、指導軍事之重要問題外，學問且將血的經驗中所得來之原則注入彼等之思想。換言之，即可予彼等以思想一致之保證。」⁷¹透過研習，可以讓我們具備有前人優質的戰爭思維。顯見，透過理論的講習，將會添加軍人臨事判斷的決心。

只是在研讀中，我們當記取羅依特之言：「若無確切原則之存在，則編制、隊形、運動等，皆不斷變化而無安定之時。」彪佐元帥所言：「絕對之原則雖少，但其存在則為事實，有多數將校以為無原則亦可以解決問題，如風來即張帆，試問：我們若不預知某種風來擋張某種之帆，其可以順應天時以行船？」⁷²

由此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兵學與其他科技相同，亦有其理論與原則，如果無理論與原則，則不得稱為術。然此等原則，非以純理效果注於我們之頭腦。蓋拿破崙言「戰爭以單純的科技為先，萬事以實行為尚。」徒知原則而不能應用，則無任何之效果。戰爭之中，事實勝於方策，動作勝於言語，實行勝於理論。若止於方策、言語、理論而不及原則之應用，則教育無價值可言。⁷³即指出理論應重實際，倘使理論僅止於紙上談兵，不切合實際，無法發揮效用，一切皆將枉然。

二、教育與兵學理論之關係

上述雖說出「戰爭理論」之功能價值與其影響，但為能展現、落實其成效，必賴教育以為之。但教育目的為何呢？

(一)教育目的培養真知灼見

福煦認為，教育超過知識而以實行為目的，不以粗通原則為滿足。原則之應用，乃個人判斷力與性格藉以展開之唯一途徑。換言之，即有效動作之能力，藉以開展之唯一途徑。然欲實行，先需求知。蓋「知與行距離已甚遠。若不『知』而求『行』，則斷不能成功。反之，欲求『行』，非先『知』之不可」。確信、自恃、明確之決斷力，皆由知識而來。知識產生實行力，造成活動家。必有知識，而後有性格之發展」。⁷⁴

顯然知識是先存於心，然後形之外的性格特質就影響到成效。鮮有不具備豐富知識而能成為良將。

普克爾將軍說過：「軍人欲求豐富之見識，須有充足之教育。無論環境如何，他須有定對策之自信，堅強之性格，確立之決心，然後才有實行之能力。」「反之，若自覺無知識而有依賴他人意見之必要，則必陷於寡斷而沮喪。」「軍人之資質，固以果斷為最要，但若關於目的與手段，均未常受充分之教育，則其勇氣亦無由使用」。⁷⁵

第二次大戰美軍名將布萊德雷將軍就說：「當你蒐集資訊時，一點一滴的資料進到你的腦海裏，就像資訊進到計算機一樣，資訊儲存在裡面，但你沒有意識到它的存在，這些資訊潛藏在你的心裡面，然後當你面臨一個決定時，你不會再回頭找出每一個片段的資訊，而是直接思考與決策有關的重要資訊，然後就像電腦上按一個鈕一樣，答

71 同註1。

72 同註1，頁178。

73 同註1，頁179。

74 同註1，頁179。

75 同註1。

案就出來了。當知識進來時你已經將它儲存在腦海裡，及當你在戰場突然面對一個狀況而需要下決心時，你就用到它。」⁷⁶此解決問題所憑藉的不僅靠感覺而已，其中尚包括直覺能力—是以足夠的資訊為基礎來仔細評估狀況的一種能力，以了解可能發生問題的癥結所在。⁷⁷可見教育在培養真知灼見的影響性，軍人在缺乏專業知識的情況下，暴虎馮河必自斃。

(二)教育目標在於遂行戰爭

毛奇元帥曾說：「軍事知識之教育，以提高學生知識之價值為目的，然此非教官講授，學生聽講，即可達成者。教官在其專門講義中，附提出若干之應用問題，學生須將所授科目應用於各種特殊狀況。如此，知識之價值可以提高。將所教科目應用於各種特殊狀況，是為教育之一種方式。」⁷⁸此說出教學訓練方式，務必要讓課程內容與實際可能面對的戰爭現況接軌，如此方能使學生了然戰爭整備相關注意事項。平時的教育訓練，儘管辛苦異常，但久經琢磨方能臨機制變，發揮戰力以建其功。

普克爾將軍言：「欲使將校具有理論知識之能力，須教將校以身體力行方可。若對科學真理稍加涉獵，以為依據推理，即可求得真理，當然絕對不可。即使對於科學真理已有研究，由不可謂已有應用知識而下決心之能力。」「科學概念與統帥術二詞之

間，相距甚遠。教育如要做到實際二字，必須使學生越過此距離方可。」「教育必須注重實行。」然則軍事教育之目的與達到此目的之手段，業已分明，即由科學概念到統帥術，由曉暢真理到實行真理。⁷⁹

就以1866年普魯士之軍事教育為例，皆依據歷史之教訓與具體事實之研究來從事訓練。蓋沙恩霍斯特、維利生、克勞塞維茨等人，自19世紀初，即依據上述方法，培養普魯士大軍統帥部之將校。彼等為理解戰爭起見，不能摒「人」的要素於不顧，不僅企圖分解戰爭之物質部分，對於運動中與戰鬥中之軍隊，凡其部隊之要求、熱情、弱點、忠誠、及各種能力，均加以研究。⁸⁰

遂當1886年普奧之戰時，儘管奧軍於1859年已受實戰之教育，而普軍於1815年後即無實戰之經驗，然奧軍進行戰爭而不理解戰爭，反觀普軍，研究戰爭，熟悉戰爭，遂能戰勝奧軍。軍事教育當以事實為基礎，方可創始完全之理論。⁸¹

(三)教育理論在於活用原則

福煦認為研究講授與理論概以歷史為基礎。此種戰爭理論之教育，乃在學說之形式上，應證戰史之經驗教訓，學習其（將校）實施之技能，如此當可使統帥能力漸趨於完善。戰爭之學說，亦因此可以進展至高級階段。⁸²換言之，以歷史變化因果關係為教育主軸，當能強化官兵視廣見遠，來指導

76 同註63，頁96。

77 同註63，頁96。

78 同註1，頁180。

79 同註1，頁179。

80 同註1，頁175。

81 同註1，頁176。

82 同註1，頁178。

下一場戰爭的進行，以追求戰爭的勝利。歷史學家布列克(Jeremy Black)說：「了解戰爭即必須知其前因後果，而軍事史就在於其他歷史脈絡之中。⁸³」也就是說「歷史的脈絡即為因果關係的價值傳承，在缺乏歷史脈絡的根據下，我們將無法了解戰爭」。⁸⁴

基此，我們可以說實際之理論教育一戰術至戰略而衍生國家戰略階層之教育，有其脈絡必要性。福煦認為實際之教育，即準備應付「特殊之場合」（戰爭的情境沒有相同的場合）學習「統帥術」，使學生有不依推理而能養成正確之習慣（自然反應的好舉措）。欲達到此教育目的，必須自歷史抽出一定之原則教育方可。⁸⁵

因場合之不同，所形成要素亦大為殊異。面臨解決問題之際，我們不能倚賴記憶，不能拘於不變之形式，唯一正當的解決法，即根據狀況，斟酌原則並變化運用之。換言之，針對各種場合，須將一定之原則變化運用，以符合所需。⁸⁶

理論貴在變化運用，而非教條式永久不變。薄富爾說：「戰略是一種『思想方法』(a method of thought)，並無一種戰略能夠適應多種情況。某種戰略在某種情況中可能是最佳的，但是在另一種情況中卻可能是最壞的。因此，戰略家必須運用他的思考來

解決問題，而無一定模式可以採用」。⁸⁷即告訴我們，沒有不變的理論原則，唯有活用歷史教訓原則方能因敵制勝。

三、具備理論知識以成名將

福煦的至理名言：「理論之教育，在培養將校風範，俾奠基於明日成功之雄師。⁸⁸」直指軍事教育目標在培養保家衛國的將帥，具備有兵學理論素養，而能獨當一面，引領國家度過危機，化險為夷。誠如美軍第二次世界大戰名將布萊德雷將軍所言：「軍人最高的期望就是成為領導者。他們所作所為很可能光耀過去，闡釋現在，並保障明日我們全體的安全。⁸⁹」顯見將校對國家盛衰之影響。

歌爾斯將軍亦說：「今日之總司令官，到底不能一肩負萬事。天下雖屬難得，而富於獨創性並飽經訓練之輔助者，亦感必要。一等人才之將軍亦須助手，蓋軍隊指揮權之行使，如果集於一人，則過於複雜矣。⁹⁰」所謂獨木難撐，眾志成城道理就在於此。

1789年法國大革命勝利原因，乃如拿破崙所言：「大革命時，我們與敵人相比，勢既不優，裝備亦不勝人，然竟能擊破敵方者，以能運用兵力，使於決戰地點佔得優勢，並能恃其勇氣、教育、火力及刺刀之使用，極度發揚我們之志氣，破碎敵軍之故」。⁹¹

83 同註62，頁19。

84 同註62，頁22。

85 同註1，頁180。

86 同註1，頁181。

87 Andre Beaufre著，鈕先鍾譯，《戰略緒論》（臺北：麥田出版社，1996年），頁194。

88 同註1，頁178。

89 Walter F. Ulmei著，錢懷源譯，《軍事領導的挑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2年6月），頁1。

90 同註1。

91 同註1，頁174。

反觀1812年法國征俄及1813年法國與俄國、英國、普魯士、西班牙、葡萄牙和瑞典歐洲六國對抗，法國具有無匹之天才拿破崙，反遭遇吞噬而終於戰敗，其理在此，乃缺乏一流將校所至。譬如身體，只有頭部而缺筋肉關節與手腕，全身將無法活動，使之然也。⁹²

彼得斯(Ralph Peters)說：「最重要的是，真正的革命起於人心」。⁹³即指出，個人因素確實會造成戰爭、和平與戰略執行上極大差異。儘管戰爭、和平與戰略的活動廣泛且複雜的無以復加，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其實就是人。⁹⁴孫子「謀攻篇」所說：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作戰篇」：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道理在此。

既然將校是影響戰爭勝負之樞紐，那他該具備什麼樣的條件方能成為一代名將呢？福煦認為英明將校應具備的條件如后：

(一)內化理論的知識以成名將

1.理解理論真理以為用

首先，他必須保持精神之自由。若徒知臆斷與預想，以所謂「見聞」為唯一之憑藉，或固守一己之見解，或不加檢討而接受他人之見解，諸如此類，均不可取。唯一之基準在於理智。⁹⁵必須很真實而客觀的來看待且認清戰爭的面貌，才是位好將領。

克勞塞維茨認為，對於戰爭理論的研究與了解，如果僅淪為一種理論的機械式運用，那麼理論將沒有什麼實際的用處。以理論為基礎的深刻見解適不適用，完全得視特定案例中的情況而定。換言之，他所提供的「理論」只能作為思考之用，是判斷的輔助工具，無法成為基準規範的論點；對戰爭有所準備，卻無法提供「正確」的行動方式。⁹⁶

也就是說理論的目的是期望「將來更需應用於戰場上之種種特殊場合。徒知事理唯記憶是賴，砲聲一響，即行消失，實不足取。⁹⁷」此告訴我們理論必須內化成自己的心智，而成為機敏判斷的行為能力。萬不可徒具教條，食古不化。

2.教育成就豐功之偉業

如何達到活化理論原則呢？福煦認為，至所期盼的，乃是以熟練之判斷力以臨戰場，可以自動、本能的運用真理。欲達此目的，必須使真理與我們化為一體、一直沁入我們的脊髓而成為我們身體之一部。然此等人物何其難得，何人並非生而有教育，生而有壯筋骨者。各人之信仰、信念、智識、以及體魄之優勝，均須追求而後有之。⁹⁸強調唯有具備後天的不斷學習，才擁有著克氏所強調「隨時隨地都能依循理性作為。⁹⁹」

即曉諭我們，軍事專業所訴求的軍人是必須文武兼備下，才能成就番豐功偉

92 同註1。

93 同註62，頁147。

94 同註62，頁148。

95 同註1，頁188。

96 同註52，頁43-44。

97 同註1，頁188。

98 同註1。

99 同註52，頁47。

業。此軍事專業正代表某種持續性學習成長的過程，我們絕不可自滿而怠惰；絕不可棄學而不進。當重視「教育與訓練」，誠如1969年加拿大參謀總長亞拉德(Jean V. Allard)上將之言：「軍隊現今擁有多少兵力與預算並不重要；若軍隊缺乏適當的教育、有效的訓練及專業的軍官團，其未來表現充其量不過差強人意而已；在最壞的情況下，其遭遇甚至慘不忍睹。¹⁰⁰」唯教育乃能成其所望，所以摩頓(Robert W. Morton)中將說：「軍官必須接受良好的教育與訓練以精通戰爭藝術，才能有優異的表現」。¹⁰¹

3. 思索與冥想以成其大

除接受教育之外，尚需具備何種因素才能成為一位傑出將校呢？換言之，英明將領非憑電光一般之啟示或瞬間能力之發揮而獲得結果，必須一步一步，辛勤勞作，不斷努力於洞察、沉思、吸收、始可獲得所期之結果。¹⁰²就以兵學言，「研究過去的歷史，不僅能增加經驗數據的總數，更能讓人跨越時空、做長期性普遍的概括歸納，進而找出放諸四海皆準的共通概念。¹⁰³」這就是克氏「唯有歷史才能傳達」的經驗作為。

福煦元帥認為此種作為，當訴諸不斷的反省。教室之內所為者，係將自己之想像筆之於書，將彼此認為無可論議之原則加以決定，以期教師與自己間的意見歸於一致。換言之，我們精神應集中（專注）於個

人研究之方向，此身為一軍之長所必須具備獨立自主之條件。唯學習思考，對於任何問題，須於自由之立場，詳細觀察問題之本身，確定其所要求者何，此為精神狀態之端緒，抑亦純客觀觀察之途徑。正如拿破崙所言：「在他人不能預期之狀況下，余之所述所為，並非神明秘以旨於余者，乃余得之於思索與冥想中也」。¹⁰⁴

克勞塞維茨亦言：「高級戰爭活動所需要的知識，是在觀察中，即在研究和熟慮中求得，這種才能是一種精神本能。恰如蜂蝶在花中採蜜，是從人生各種現象中，提取其精髓的一種本能；再者，這種知識除由研究和熟慮之外，也可由日常生活中，經常以適切判斷力，充分發揮其才能，方能得心應手而得之」。¹⁰⁵

此所謂反省、思索與冥想及研究與熟慮之觀察，正點出我們學習「必須靠自己深入思考、觀察所處的環境，了解現象背後運作力量的成因，判斷其根據，方能掌握其變化。只是，此思考解決能力的培養，非一蹴可幾，必須在生活圈中時常練習，懷抱著質疑、批判的心，不是別人所言就照單全收，而會停下來思考、想一想：為什麼會這樣。透過每天的訓練，做個一千次，甚而二千次後，如此，才能進入體內，成為自己基因，變成種好的習慣，創造出智慧的附加價值」。¹⁰⁶

100 同註52，頁279。

101 同註52，頁47。

102 同註1，頁188。

103 同註52，頁40。

104 同註1，頁188-189。

105 同註34，頁94。

106 大前研一著，劉錦秀、謝育容譯，《思考的技術》（臺北：商周出版，2008年1月），頁331-341。

(二)研究歷史創新理論以成師

上述內化理論知識，成為將校本能的一種專業知識，固然重要，但仍須兼顧鑽研「軍事歷史」以創新理論，方能相得益彰。

福煦說人類之發現係自經驗中發生者。而天才係自然之產物，其發明創作則為藝術。把握各種事實，加以研究，加以分析或分類整理，確定其因果關係，於是方有理論或法則，換言之，方有科學。兵學亦正如是。¹⁰⁷質言之，面對歷史現象，我們應追根究底來研究、分析找出事件因果關係，俾從經驗教訓中找出明燈，照耀我們下一場戰爭的場景。

正如拿破崙之言：「戰術及技師砲手之學術，殆與幾何學相類，係可以教授者。而關於戰爭之高深智識，則於經驗及名將戰史研究以外，更無他道」。¹⁰⁸顯然，透過研究，當能取法乎上，感受將帥其內心深處的變化，而能造就自己成為名將。艾森豪總統說要成為良好決策者就是要「在決策者身邊學習」。¹⁰⁹閱讀那些成功名將的人生經驗，我們加速學習並快速成長。¹¹⁰

福煦元帥在研究歷史過程中發現，毛奇將軍成功之祕訣，在於「能施予合理之處置」。至此之途，復由於具有戰史之研究精神與軍事素養所臻，使其之精神力及性格，如個人行為品質，是道德與心智兩方面合成

的，能自由、實際的、藝術的發展起來。¹¹¹又說：「戰略者，係術策之體系，而超乎科學之上者。此術策之一體系，係用於實際生活互動中之智識，隨事件之不斷的變化而發展之指導精神。易言之，即在最困難狀況壓迫下行動之術」。¹¹²

也就是說，戰略乃性格與常（智）識之問題。欲以此兩種能力臨諸實際，故必須賴經驗磨練之。而研習軍事之典故，研究並解決具體之問題，實為首要。由此即知，戰史研究不特可視為教育之手段，抑且為發現真理之方法，發展教育之方法。¹¹³

福煦認為研習戰史的功能在於成為名將必備條件之一。毛奇元帥亦是如此，任何有為者之人也理當如此。事實上，要成為名將一定要鑽研歷史，克勞塞維茨就說：「理論所立論的基礎，就在於戰史。俾能使理論能免於穿鑿、詭辯和妄想的漩渦，而常歸於實用。」¹¹⁴脫離歷史的根本教育，皆顯得虛妄無實。

肆、啓示

一、當重視「軍事史」之研究

閱讀福煦所著「研究兵學之方法與態度」之後，讓我想到布洛迪(Bernard Brod)對歷史的看法說：「過去偉大的戰略作家與導師之兵法養成，幾乎全植基於廣泛深入熟讀

107 同註1，頁186。

108 同註1，頁184。

109 同註63，頁266。

110 同註63，頁208。

111 同註1，頁186。

112 同註1，頁185。

113 同註1，頁186。

114 同註34，頁91。

歷史—以克勞塞維茨和約米尼為例，他們熟知歷史的程度是極其豐富。而今這代『民間戰略家』，除了極少數例外，幾乎都缺乏對歷史的了解。¹¹⁵」

遂造成在缺乏1950-1953年韓戰之前的歷史證據專業的素養下，1950-1960年所提「核子嚇阻理論、有限戰爭、軍備管制」等現代戰略理論，影響到日後建軍用兵之思維。¹¹⁶檢視在缺乏歷史實證的支持下，此種戰略建軍思維，不僅造成美軍韓戰初起的失利；戰後，更影響到東北亞安全上永無寧日的赤化。

基此，我們可以呼籲重視歷史的研讀。拿破崙名言：「學習戰爭唯一正確的辦法就是：反覆閱讀『偉大指揮官』的作戰經過」。¹¹⁷巴頓將軍更言：「同時並思考所讀過的內容」。¹¹⁸反芻方能以為用，如此才能讓「知識完全同化於精神之中，使兩者合一，而成為真正的能力」。¹¹⁹

何以要博覽群書，思而後能慮而得，汲取史籍之智慧。巴頓相信，世界上的戰爭總是一成不變，全無新意。也就是說，在歷史演進的過程之中，所有的戰事，其型態本質都與以前所發生過的戰事相同。因此，他認為熟記大型戰史並且予以適切運用，乃是一名身為將領的人所應該擔負起的基本責任。任何一名承擔領導責任的人都有義務，該去認識與其本身工作領域範圍相關的史實，並

研閱各個該領域之內專家專才的著作，尤其是一些根據本身實際經驗具有專門人才所寫出來的東西。其目的倒不是為了盲目遵循人家所創的成例或方法，而是要去藉此發展出一套能夠更加快速、更為有效形成戰略及戰術構想，免得老在舊圈圈裡打轉，無法突破原來的窠臼。¹²⁰

唯有閱讀軍事歷史，掌握戰史變化中的理論因素，方能有利未來戰爭指導，而贏得戰爭的最終目標：勝利。奠定美軍波灣戰爭勝利因素之一，乃是史瓦茲柯夫(Norman Schwarzkopf)將軍，在波灣戰前，籌組「絕地武士」(Jedi Knights)小組，作為其智囊團來進行戰役的規劃。小組成員皆來自陸軍「進階軍事研究班」(School of Advanced Military Studies, SAMS)，他們都接受陸軍參謀學院第二學年榮譽課程，以一整年時間致力鑽研軍事歷史案例研習課程，培養出真正的作戰能手。此影響波灣戰爭勝利的成功典型教育方式，遂成為各軍種參謀學院施教方式，先後都設置類似軍事歷史研究課程。¹²¹

顯見，研讀軍史的重要性。誠如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所言：「軍人的職業是種專業，因為其所累積的經驗構成了一套完整的專業知識。軍方認為，一個軍人唯有從經驗之中才能學到知識。假如他沒有機會從自己的經驗中學到東西，則必須從別人的經驗中汲取爭知識的知識。因此，他必須研究

115 同註62。

116 同註62，頁230-231。

117 Alan Axelrod著，李懷德譯，《巴頓將軍論領導》（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3年10月），頁106。

118 同註117。

119 同註34，頁95。

120 同註117。

121 Robert H. Scales著，章昌文譯，〈真的沒空學習〉，《國防譯粹》，第38卷第2期，100年2月，頁80。

歷史。如同毛奇所說的，軍事歷史乃為『平時用來教授戰最佳材料』。¹²²」

二、當重視「軍事理論」教育

香港科技大學校長、中研院院士朱經武認為，培養人才最好的方式莫過於教育。因為在全球化時代裡，「腦力」資源比天然資源更加珍貴，「沒有世界級大學的國家，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繼續發展。」¹²³即指出要想有好的軍事人才，就必須強化軍事教育，下至國軍基礎教育，甚而進修教育，再來進階到深造教育的國防大學，環環當相扣，若此，才能打造出將校風範。

洛伊德(H. H. E. Lloyd)將軍在1766年所出版「七年戰爭史」書中說：「世人都同意，沒有一門藝術或科學比兵法更困難，但由於人心不可解的矛盾使然，投身軍旅生涯的人，竟很少花費心思去學習這門學問。他們似乎認為，只要一點無關緊要雞毛蒜皮的小常識，就可以造就一位優秀軍官。」¹²⁴道出福煦的感受：軍事教育所面臨的瓶頸，軍事教育的目標為何？當重視軍事兵法教育，怎可習以為常，認為兵法乃一簡單事理。

該如何而為呢？約翰·羅頓(John Knox Laughton)說：「歷史不只是研究戰術、戰略、組織與紀律的基礎，而且也是從事此等研究的唯一當然基礎。」¹²⁵指出，當從軍事歷史的教育中，培養官兵嫻熟理論之旨意，來提升軍事素質。

誠如德國軍事學家史坦(Lorenz von Stein)所言：「真實的戰爭，是對每個軍事組織一個永恆而生動的批評者。」¹²⁶從戰爭中不僅可檢驗出一個國家國防體制的良窳，更可驗證軍事理論的影響性。

以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杜黑(Giulio Douhet)、米契爾(William Bil-ly Mitchell)、特倫洽(Sir Hugh Trenchard)爵士等好幾位空權理論家創立他們的理論。這些理論的意義與影響曾引起相當熱烈的公開討論。討論範圍甚為廣泛，包括地面、海上部隊所接受的空中部隊角色，使用轟炸機轟炸平民目標的道德價值觀等，不一而足。這些理論也幫助了國家領袖與軍事指揮官在第二次大戰將擴大為全球性戰爭時，針對料想中的敵國擬訂未來的作戰。其中，美國是以長程戰略轟炸機為主軸建立其陸基空軍部隊。其他國家，譬如德國，則是另闢蹊徑，建立以支援地面部隊作戰為主軸的空軍部隊。戰後，美國進行國防整建，將大部分空軍用來支援核子作戰。由此可見，空權理論對於第二次大戰戰鬥部隊的建立與能力具有重大的影響。¹²⁷

顯見「理論攸關兵力運用。」為此，我們當重視理論教育，因為「完備的理論是了解過去戰爭並成功遂行未來戰爭的基礎。它提供軍官不可或缺的知識，俾便廣泛、更深入了解運用部隊遂行戰鬥的所有層面。若擁有紮實的理論教育，則較能確切掌握突如其

122 同註52，頁171。

123 林奇伯，〈機會與想像，共逐世界新動力〉，《遠見雜誌》，2009年12月21日，<http://mag.udn.com/mag/newsstand/storypage.jsp?f_ART_ID=224642>（檢索日期：2012年6月10日）

124 同註52，頁18。

125 同註52，頁154。

126 詹哲裕，《國防專業倫理》（臺北：東吳大學國防事務與管理學程講義，2006年8月），頁161。

127 同註7，頁29-30。

來的情勢變化，並更胸有成竹、更迅速的採取行動，俾取得凌駕敵人之優勢」。¹²⁸

三、當檢視「軍事理論教育」現況

既然軍事理論教育是如此重要，但檢視現今軍事教育，重視兵學思想教育成效為何？就以杜黑《制空論》與克勞塞維茨《戰爭論》早已停止此課程講授，即可窺出儘管明知「理論之鑰」，但在缺乏師資的狀況下，此等經典名著豈能撥雲見日露出它的旨意。造成此種現象，乃現代學者不願虛耗青春，投入毫無發展的軍事社會科學領域。就以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言，是一本哲學論文的形式，必須極其仔細的一讀再讀，才能掌握其真正意旨。¹²⁹望眼望去，現今體制內師資有多少人曾經瀏覽過呢？演變至今，無人能有耐心熟讀此等軍事理論經典著作，遑論能通曉彼時時代背景的變化趨勢，對今之影響所致，而去蕪存菁創作出符合現代所需理論經要，而作為建軍與用兵之據。

由此可窺出不重視「兵學」教育研究現象，遂迄今並未有此相關兵學專書，較少供建軍備戰參考運用。是否我們該以余伯泉將軍於41年教育長任內所持續推動的軍事理論教育，其內容涵蓋國軍戰略、戰術、野略、戰史、戰爭原則與《制空論》及《戰爭論》等軍事理論經典之教育，應足以為本。¹³⁰

套句美國空軍大學校旨：「空軍大學之所以重要，主要原因在於這所學校將訓練、培養、啟發我們所有司令部的未來領導

人。¹³¹」「他必須是軍事領域的專家。了解戰爭本質且擅長在任何狀況下遂行戰爭。專業空軍軍官必須明瞭其應不斷擴展知識與對戰爭的認知，就像律師鑽研法律、醫生研習醫術一般，軍官則必須研究戰爭。探究戰爭的起因、本質、戰術與戰略，及如何嚇阻戰爭；因為他的身分是軍官，是故，軍事專業對其而言是首要考量。¹³²」顯見培養出專業軍官首要條件是，必須具有兵學專業素養。倘使未能重視此區塊的教育，可想而知，未來豈會有出色的將領來領導統御軍隊，作為國家面臨危難的屏障呢？

伍、結 語

英國軍事史學家霍華德(Michael Howard)說：「過去帝國擴張的勢力模式當然會再度出現，而且因為不斷出現而難以視而不見。我所知道軍力薄弱的富裕小國，在與鄰近強盛的大國進行政治對抗時，很少能長期保有自主權力。¹³³」道出國際紛爭不斷的環境，無不以軍力大吃小來論斷國富強兵之利益所趨。福煦元帥肺腑之言《研究兵學之方法與態度》，無非提醒我們學習軍事（戰爭）理論是軍事教育的根本。因為「戰爭理論攸關人類歷史某一特定時期，並超越國家與種族藩籬；其涵蓋對戰爭本身、戰爭要素及其相互關係的詳盡描述。它係根據許多衝突所獲之實證。¹³⁴」關係著國家軍力的發展，展示出軍力強弱與運用，而影響到國家興亡。

128 Milan Vego著，李育慈譯，〈技術優勢並非萬靈丹〉，《國防譯粹》，第38卷第6期，100年6月，頁22。

129 同註62，頁100。

130 同註3，頁137-282。

131 同註52，頁222。

132 同註52，頁238。

133 同註62，頁158。

134 同註128，頁21。

見諸18世紀的普魯士教育興革，改變拿破崙革命所帶來頹喪、一蹶不振的普軍，而躍然站起，成為德國的盛世，毛奇將軍的傳奇，奠基於軍事兵學思想教育的成功所致。美軍從越戰失敗，灰頭土臉的慘痛教訓；因波灣戰爭勝利雄姿，而重新登上亮麗的世界舞臺，各國無不以其軍事發展為前瞻，其成功亦奠基於軍事理論教育改革所致。

基此，我們當重視研讀軍史以紮根兵學之基，奠下深厚學識專業基礎，產生至高唯美的指揮藝術。如此，才會有好的觀念，進而產生合理行動。如同美軍第二次世界大戰名將馬歇爾(George Catlin Marshall)將軍，戰後擔任美國國務卿，於1947年2月22日在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演講時說：「一個人想要以充分智慧和深厚信念去思考關於目前的一些基本國際議題，怎能不對伯羅奔尼撒戰爭和雅典淪陷的歷史做些研究。¹³⁵」透過閱讀，讓我們汲取到戰略知識，以小而廉的代價，取代了實戰經驗。當戰爭來臨之際，將如毛奇將軍般，「能施予合理之處置。¹³⁶」引領國家避危而奠定勝利。

收件：101年07月04日

修正：101年12月21日

接受：102年01月02日

135 同註62，頁97。

136 同註1，頁186。